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十六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十六

太炎文錄初編

文錄卷二

與鍾光漢書

癸卯

昨得手札並大箸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憫人自分臣之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因以不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清酒三升也曩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爲敘錄以駁申受之義辭繁不暇具述至以中壘亦治左氏說似支離然君山新論明言鍾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鍾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書所言歆數難向向不能非閒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取此爲證耳僕則以爲仲任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者有別漢世儒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決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異即觀子駿之說左氏猶多旁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爲異也穀梁與左氏義少違戾與公羊復非同趣上自孫卿下至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

穀梁蓋二家本皆魯學異夫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

論本書今已亡佚所引數語見于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蒐尋量其時代本

在叔皮之前

譚于王莽朝已仕

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所舉左氏成文

多至三十餘條慮非徵據佗書者其閒一字偶易適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

且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者亦皆可觀大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茲蓋字

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閒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播繹古義斷在斯

文此僕所以珍爲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鏘許諸家多義例而少訓

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義例其訓故又多乖異侍中兼

之亦申己義治經者既貴其通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待中之

言蔽仲師家有異義又不容唯阿兩可

如中遠疏詩毛鄭異義各自分疏不加裁斷此固傳箋並用疏不破注不得不

爾今左氏古注既非原本特從佗書采輯則注雖出于古人而定注者乃已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爲注而釋之以否者入疏而駁之然後義有準的不同

專務編輯者

至夫古義無徵而新說未鑿者無妨于疏中特下己意乃不爲家法所

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字之述易皆因執守師傳以故拘攣少味僕竊以爲過

矣舊疏攷證家有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他日可以借閱否
甚魏魏也大箸駁大誓蒼問條理明遺足今龔生鉗口墨孟諸家所引大誓尊
意謂在下篇下走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大誓故者故即訓故之故疑墨孟
所引皆在大誓故中周漢人稱引古書經典傳注往往不別亦猶引書序者直
稱爲書而士禮喪服之記至今與本經同列其比例也至大誓有故諸篇無故
者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爲數篇作解而他篇不盡作解未審尊旨然否
大箸小學發微以文字之繁簡見進化之第次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
矣下走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今日復見君子此亦鄭服傳舍之遇也請述
數言以爲塵壤之助尊意以尊酋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伸爲貴者之號此旨
正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彝易稱不喪匕鬯史有三
爲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則婆羅門以蘇摩爲天王近徵日本則
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少康爲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亦以釀酒悅眾
之故

杜康即少康

此皆往事可驗者矣尊箸謂人偶爲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

仁字作𠂔夷字亦作𠂔而山海經稱夷羿爲仁羿蓋夷俗仁仁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夷音亦真脂通轉之理也說文凡𠂔同字而𠂔字特訓仁人則𠂔亦即夷字下體詰詘象夷俗躑踞也段先生未明茲義遂以仁人之訓爲淺人所妄改亦輕于疑古矣尊意引君訓羣之說因以林𠂔比況此可爲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鄣隔矣僕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作尹氏是也尹字從又持杖父字亦從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即家君君即國父延及周時三公稱農父弘父祈父而漢時亭長亦尚稱曰亭父此皆沿襲古語也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即無古文以此爲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此義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證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真豁然確斯持之有故矣陳義奧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麟白

再與鍾光漢書

連接三書以事冗未及荅今少得暇敬陳鄙意以俟采擇春秋書朝而無三時

之禮君云魯在東方得之然公及宋公過於清則遇禮未嘗不舉而事在造次當不及會禮之詳備是知遇名與周禮同遇實與周禮異素王改制固無其文桓文霸政亦未塙爾此絕不可解者鍾賈以遇爲冬遇此即取周禮爲說無如事在夏時不應反行冬禮下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爲今文家說征南取以解經于情轉愜竊疑周禮亦有損益緯書文耀鉤有成周改號萇弘分官之說恐前此固嘗修改非必始于萇弘也前書云孤卿非齊晉所無齊晉指桓文霸制文尚未明故君疑謂齊晉二國耳春秋上公之國惟有宋在或亦自行殷禮無周禮孤卿之制然三監之稱公見於儀禮則亦與孤卿同體周室舊封惟衛取大實兼殷畿千里之地

衛所并此未鄭謂邾鄆爲必然邾鄆所載皆是衛事若爲衛所并者則邾鄆自當有詩如

檜爲鄭所并魏爲唐所并而檜魏二風自載彼國之事不載鄭唐之事也

其後方伯之國亦當自有其官觀衛晉皆

置六卿未必僭擬天子其三即三監耳而春秋書此亦與三命之卿無異且卿亦書爲大夫此豈絕無取義或大夫爲孤監命卿之通稱文從省略則然乎若夫五十凡例不足盡傳文之旨君言誠是而鍾賈許穎復於傳文之外自爲枝

梧則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就征南釋例匡救其違先於篇首爲條例數十篇然後隨事疏證各附其年斯綱紀秩如矣康成箋詩必先作詁輔嗣說易亦有略例此則揭示大義自與隨文訓說有殊可據以爲法者也征南釋例惟拘於赴告者必當匡救其餘可采者多即如賈侍中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辭耳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爲解征南于此最爲閎通而近世鯁儒多謂借此以助典午如焦里堂沈小宛輩可謂深通古義矣于此猶斷斷忿爭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澤也征南短喪之說亦爲近儒所誦若夫據檀弓所述曾申之說則左氏本無此義惟文公于喪中納幣而傳謂之禮者或由歷記有譌誠難猝定其佗卒哭除服之法未有明徵然春秋諸大國惟魯衛齊晉周室所封宜秉周禮秦楚僻遠或襍前王之俗杞宋本用夏殷舊典而附庸小國亦多得封于前代則典禮不同亦毋多怪要之邦交之法雖僻陋在夷者亦不得不以周禮爲準若內政則未必爾故喪服三年之制亦不通于杞宋諸國至于編輯舊注之法鄙意漢世以左氏名家

者不止賈服二公賈

誼馬遷

二鐫下及司農父子其訓詁皆略可詮次前四公

同觀古文義據確鑿二鄭賈服漸有粗疏今既所據多家而又撫拾不具非如毛鄭二公原書具在是當擇其善者列之爲注其異說則於疏中駁之可也其先儒所未具者自下已說列於疏中亦可也

來書言後明史當作地理職官藝文三志最是遺老故書蒐尋未易然禁書目錄於今尚存即編排亦非難事特四部七略諸科不易分配耳職官經制略與全盛之世有殊惟臨事題署者致爲紛拏非細攷不能得實地理取易直于黃圖中抹去數省遞縮遞微則瞭然明白矣南疆佚史日本亦有鈔傳惜其譌誤過多行篋中獨有明史及行朝錄舉以對校未能就理內地既有舊刻宜速印行明季舊聞多在零丁小冊獨此則爲正史體裁睿臨即故相溫體仁之從子故議論不偏護東林其論福王亦甚平允而日本所鈔卷帙未具西南諸將若李定國鐫文秀輩則無列傳孔有德尼堪之死皆所不詳延平始末亦不具載未審內地有其文否

編輯辭典體與字書有異字書但據朱氏通訓略施條貫如是已足辭典當分詞性而日本九品之法施於漢文或有進退失據兒島獻吉復增前置詞爲十品然此皆以歐語強傳漢文而副詞一品尤爲襍亂必應分析又說文訓吹爲詮詞此亦自成一種如韋曰吹謂等字有時爲意中擬議而非實形于言則皆當以詮詞目之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謂字非明有語言與尋常用爲動詞者有別則所謂詮詞者也爾來新學小生歸命日本或以英法語格強相支配適足見笑大方此則吾輩責任必不應弛者也

與王鶴鳴書

仲皋足下得書論古今事四端多與鄙懷刺繆念不可終祕臧故爲明者道其一二足下云儒術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陸不如顏李僕以九流箸於周秦凡爲學者非獨入儒而已經師授受又與儒家異術商瞿高行鐸椒之流嘗事王侯名不雌雌顯著如孟荀魯連也春秋斷獄禹貢治河三百五篇當諫書無過以典訓緣飾不即曲學干祿者爲之漢之循吏吳公張釋之

朱邑黃霸少驚如韓延壽皆以刀筆長民百姓戴德仲舒乃爲張湯增益苛碎嘗仕江都民無能稱侔於千駟此則經術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兩曰儒以道得民鄭君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今顏李所治六藝云何射御猶昔禮樂即已疏陋其言書數非六書九章也點畫乘除以爲盡矣販夫販婦以是鈎校計簿何藝之可說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求六藝者究其一端足以盡形壽兼則倍是汎博以爲用此謂九能之士不可言學近世翁同龢潘祖蔭之徒學不覃思徒捃摭公羊以爲奇觚金石刻畫厚自光寵然尚不敢言致用康有爲善傳會媚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顏李爲名高海內始彬彬向風其實自欺誠欲致用不如掾史識形名者多矣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僞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古之學者學爲君也今之學者學爲匠也爲君者南面之術觀世文質而已矣爲匠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韓非說炳燭尚賢治則治矣非其書意僕謂學者宜以自省足下云古之良史孟堅不逮子

長遠甚此兩宋以降恆言也棘下生左北明之學賴史記存其故訓不絕如
綫言先黃老後六經誠過八書乃不逮漢志翔實游俠貨殖諸篇一子豪猾
一子齊民此爲後瘡于前文章工拙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足下云辭章詩歌其
用賢于歷史此本諸希臘亞歷斯陀德者夫論稱文勝爲史盡飾之至素以
爲絢宜莫如史志然則本六藝以述典法其緒言爲文辭竺學而不文白賁也
尚辭而弱質翰音也識典章者辭章詩歌始吉圭無盈辭荀卿賈生知之矣且
古之爲詩以陳國俗鄭君序其詩誼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
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夫蟋蟀山樞葛生薺蔓之辭
似若放曠其實皆爲國事發憤高厲近神仙者獨有樂府然如獨鹿諸篇猶有
所感切陳諫詩不系國風雖幼眇善感人無以增懷古之念陵虛高行自有老
莊浮屠之說助其悲欣無以辭章詩歌爲也僕又聞之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
非弗能隱雖媚嫉者有是弗能蔽瑕垢鼂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文辭即
否忌者相攻雖橫言無一字中律令可也朋黨相比雖多病則謂之美近世比

周之德獨文士爲眾荀卿欲隆禮義殺詩書僕亦以爲當如是矣足下又云學校雖劣猶瘡于科舉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時俗所數稱道者遠觀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所闡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傳而止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也會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中閒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閒小學經訓昉于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爲益進也今學校爲朝廷所設利祿之塗使人苟偷何學術之可望且主榦學校者既在官吏關節盈篋膏粱之家終在上第窶人或不得望其門此爲使學術日衰乃不逮科舉時也曩者凌曙賣香汪紱陶瓦戴震裨販汪中傭書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然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方更增悲無爲幸也章炳麟白

與人論樸學報書

案右文社本奪取爲明通以下二十字今據別本補以移改不便故作雙行校者識

海潮足下羣言殽亂國故日衰得樸學報振起之忻尉無量觀其遵守師法研
精覃思信非季平長素之儕矣然與鄙見復有大相徑庭者其治小學重形
體而輕聲類徒以江戴段王陳義已具不欲承其末流故轉以本義本形爲
櫟以此教兒童識字非無近效若守此不進而欲發明舊籍則沾滯而鮮通
是特王

筠釋例之疇可稱說文學不可稱小學也指事六例
最爲明通足以補先正之闕矣經說諸條學兼今古

非專守十四博

士之陋者抑自周孔以逮今茲載祀數千政俗迭變凡諸法式豈可施于輓
近故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先人手澤貽之子孫雖汙垢儻劣者
猶見寶貴若曰盡善則非也禮經一十七篇守之貴族不下庶人皇漢迄今
政在專制當代不行之禮于今無用之儀而欲肆之郡國漸及鄉遂何異寧
人欲變今時之語返諸三代古音乎毛詩春秋論語荀卿之錄經紀人倫平
章百姓訓辭深厚宜爲典常然人事百端變易未艾或非或肆積久漸明豈
可定一尊于先聖春秋三統三世之說無慮陳其槩略天倪定分固不周知
豈有百世之前發凡起例以待後人遵其格令者故知通經致用特漢儒所

以千祿過崇前聖推爲萬能則適爲桎梏矣僕以素王修史實與遷固不殊
惟體例爲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創者難世無孔公史法不著尚書五家
年月闕絕周魯舊記焚襍失倫宣尼一出而百國寶書和會于左氏邦國殊
政世系異宗民于何居工自誰作復著之國語世本紛者就理暗者得昭遷
固雖材舍是則無所法此作者所以稱聖也何取三科九旨之紛紛者乎舊
國舊都望之喁然不見古人我心蘊結則故書雅記之所以當治非謂是非
之論盡於斯也抑呂君謂兩漢家法最嚴不引襍說許鄭論養漸入懷疑以
是二流爲解經之極軌夫墨守者亮不足道召陵高密說異前師必以經記
舊文爲證非襍取時俗事狀以更師說者漢世尚然況在今日中國尚然況
在異域中西學術本無通塗適有會合亦莊周所謂射者非前期而中也今
徒遠引泰西以徵經說有異宋人以禪學說經邪夫驗實則西長而中短冥
極理要釋迹是孔父非矣九流諸子自名其家無妨隨義抑揚以意取捨乃
者以筭籥箋注六藝局在規矩而強相皮傅以爲調人則祇形其穿鑿耳稽

古之道略如寫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媿則失矣。使媿者妍亦未得也。及夫先天八卦。河洛偽圖。方士妄言情偽較著。而復援引其說。則違於師法甚矣。雖然大雅不作。周公其衰。末學紛馳。樂不操土呂。君於舉世不爲之日。獨能匡扶微學。式昭德音。斯可謂行歸於周有始有卒者也。文深小苛之辯。則吾豈敢章炳麟頓首。

丙午與鍾光漢書

來書所述左氏二例第二條云。賈服雖善說經。然於五十凡例外。間有所補。或參用公穀。不盡左氏家法。宜存而弗論。僕懷斯疑甚久。始謂鍾賈諸儒曾見左氏微言。或其大義略同二傳。而杜征南不見。遂疑諸儒詭更師法。後復紬繹侍中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乃知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傳會公羊以就其說。亦猶釋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傳。征南生諸儒。後始專以五十凡例爲揭櫫。不復襍引二傳。則後儒之勝於先師者也。然以是爲周公舊典。抑又失其義趣。其間固有史官成法如赴告諸例是也。自茲而外。大抵素王新

意賓禮有會盟而無宗覲官職汰孤卿而存大夫其非周魯舊史固已明白公羊以殷禮自文誠辭遁左氏末師又謂當時霸制其於會盟之禮則從矣抑豈孤卿之秩亦霸制所無乎故知酌損周官裁益齊晉斯素王之志也征南釋例亦有違者如傳說殺大夫者不書其名爲無罪而稱名者未可遽云在辟征南不悟乃謂泄冶孔達之流悉有罪戾則違於傳意矣鐫賈諸儒以爲大夫三命以上經始言名此雖於傳無文顧非旁取公穀若夫春秋內魯故叔孫未受三命名已見經楚國既受周胙

楚世家成王元年天子賜胙

雖小國而爲方伯故屈完如師春

秋有錄其餘三叛之有名章徹吳札之讓國見褒此皆軼在例外而征南必執此以議鐫賈則又過矣足下所云甄釋字義者謂取說文以補侍中之缺誠是鄙意左氏古文大史公時有義訓子政說苑斯類亦多其可以發見古義者凡數十條當視賈許尤重賈大傳書有道術一篇悉訓詁若取此以說左氏則舊義存者多矣韓非采左氏說最多其辯論餘而不殺僕曩時嘗刺取之備內篇有引桃左 春秋一事桃即趙字桃左 春秋謂趙人虞卿荀子所傳左氏鐫